

# 百年红会，毁于郭美美？

□费煜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她称红十字会做了很多救济工作，但一个郭美美事件就抹杀了这些成绩，红十字会会有些委屈。

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而辞职，其被揭露源于民主党总部一位员工偶然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结果发现了窃听器。2000年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震惊世界，而据时任奥申委主席的威尔奇自述，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收到了一条上届举办城市日本长野贿选的短信……

大事件的导火索，几乎都来自细节与个体。就像《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看着蛮大的架子，内里已经空了，所以轻轻一根稻草就可能成为

致命的重压。故而，在红十字会的危机事件中，郭美美从来都不是主人公，她只是一起深度公众事件的源头和切入点。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红十字会及其背后的慈善制度，岂止是有一两道裂缝，简直千疮百孔，令炒作者甘之如饴。郭美美是一个引子，她用幼稚的炫耀撕开一个谁都想一窥的黑洞。好吧，郭美美声明了，自己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红十字会更是撇清过很多次了，商红会借机牟利，那也是人家“男朋友”的事。但后续的呢？从万元帐篷到虚假发票再到天价公务餐事件；从诈捐、强捐到号称透明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却被网民查询发现捐款信息不准确，捐款总额和使用都缺乏第三方监管……这哪一桩红十字会敢再声明——此事与我无关。

所以，当新上任的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

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实在让公众哭笑不得。

达芬奇家具丑闻曝光后，其董事长的“泼妇体”曾广泛流传，你跟她讲欺诈，她跟你讲创业；你跟她讲赔偿，她跟你讲慈善；你跟她吹胡子，她跟你飙眼泪。具体到红会，也是这样，没有人质疑红十字不是人道组织，也没有人抹杀其做的救助工作。民众只是对其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公开捐助去向。作为新任红会副主席，该做的不是着急着推诿掩盖，而是迅速推出举措，走出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等等“体制上的尴尬”。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生存根本。郭美美毁不掉具有107年历史的红会，带着对慈善救助美好愿景的中国人也不希望红会毁掉。能毁掉它的只能是无知无耻、拒不思过，以及那些接踵而至的桩桩丑闻。

## 微言大义

◎连鹏：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12日表示，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质检总局真谦虚，没给自己100分；还是网友说得好：空气质量以能见度为标准，食品安全以吃不死人为标准，难怪合格率占9成以上；其实我相信90%的说法，因为是“监督抽查”，结果在于选择的统计对象，所以，你懂的。

◎盛宏清：最近听到有论断说：“因为如果房价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现10%下降的话，一定会带来比房价上涨30%还大的社会问题。”该理论简直是愚昧！一、房价下跌30%-50%才回到2009年前的价格，而2009年至今的房子价值也才在银行资产占7%。二、大中小城市、城镇房子受价格影响各不同，冲击最大就10个大城市。

◎牛文文：人无敬畏最危险，感谢上天，现在总算有个让人敬畏的东西——微博了。据说一家央企老总最近对下属干部讲：现在你们要注意了，有微博了，别老开着一百多万的车子随便停在夜总会大饭店外边，万一有谁拍了照片发微博上，谁也没救了你们啊。

◎许小年：业主打砸售楼处，无数人叫好。须知今天容忍、同情甚至支持打砸售楼处，明天就必须容忍、同情甚至支持暴力强拆，因为两者的逻辑完全相同：为实现某个“社会目标”，暴力侵权是正当的。

## 辣言辣语

### 国徽在上，严肃点儿

□戎国强

建设文化大国，实在很重要。比如说，婚礼、婚仪，就是一种文化，很具体、实在、切身的文化，没有一个合适的婚礼文化，年轻人结婚都结不踏实。

有报道说，福建将于明年开始，推广结婚颁证向国徽宣誓仪式，让新人面对国徽作出爱的承诺。为此，福建省明年年初将举办婚姻登记颁证员培训班。所谓颁证员，大概就是带领新人宣誓的民政干部吧。一想到民政干部带领新人宣誓，并且问新人“你愿意嫁给×××吗”的情景，就觉得有点滑稽，好笑。

问了几个年轻人，都说，这样做有点假。有的说，面对国徽作出爱的承诺，假如以后移情别恋呢？离婚呢？岂不是欺骗祖国了？回到民政局来向国徽忏悔，民政局会接待我吗？“面对国徽”，有点吃不消。有的说，民政干部带领我宣誓“互相忠实”，可是，他或她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互相忠实”，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宣誓呢？

民政部门设计的宣誓仪式，以及宣誓内容，比如“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显然是从西方教堂婚礼移植过来的。但只移植了形式，核心理念没有移植，可能也被视为不宜移植。带领宣誓的民政干部就不具有教堂牧师的超越性，“行政”取代“宗教”之后，民政干部和婚礼当事人同为世俗之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俗内容的联想和质疑。也就是说，民政部门在设计宣誓仪式时，既没有考虑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翻译性”，也没有替新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不会预料到可能产生的喜剧效果。

“行政”取代“宗教”，世俗权力取代了精神信仰，那就要考虑权力的效力问题：如果前来颁证的新人中有人拒绝宣誓呢？是不是就不让他们领结婚证了？不让领证，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婚姻权，这不违法吗？让他们不宣誓就领证，相关规定不是形同虚设了吗？政府部门的“面子”往哪里放？民政部门不是自找没趣吗？民政部门尴尬一点也许不算啥，可是，连累国徽也很尴尬，不够严肃吧？

一件看起来很严肃的事情，其实做得很不严肃，很随意；一件属于文化范畴的事情，做得很粗放，很“武化”。与其如此不伦不类，不中不西，还不如传统婚礼——一拜天地，保护环境；二拜高堂，孝敬父母；夫妻对拜，互敬互爱。现代和传统结合得天衣无缝，多好。

## 世相漫议



### “天气”是个最憋屈的孩子

□邓海建

据本报昨日报道，深圳盐田区3月时花费160万元翻修当地6座天桥，数月之后，其中5座出现不同程度质量问题，媒体称该项目经层层转包，实际造价仅25万元。深圳官方回应称，该项目不存在转包，出现损坏主要因天气问题。

有关路桥的传奇种种，基本定律是“无转包，不新闻”。但既然地方部门回应说“不存在转包”现象，咱似乎也不好意思再以小人之心度之，存疑的继续存疑，追问的继续追问。倒是有关天桥修得如此弱不禁风的辩解，很有些天马行空的意思。对于质量问题，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给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封闭天桥施工交通疏解压力大、市民投诉强烈，多个天桥被迫提前开放，影响工程质量；二是工程施工过程中天气寒冷，影响PU胶硬化；三是盐田区地理条件特殊，降雨相对频繁，长期暴晒及雨淋，PU胶膨胀系数与钢板膨胀系数不一样；四是交付使用后，部分市民乱扔烟头、推自行车不走自行车坡道等行为，造成桥面PU胶被烫坏、踏步防滑条受损。

字字句句，多是天气或市民惹的祸。不妨将之细细捋捋：一者，所谓“市民投诉而被迫提前开放”，此般娇嗔，哪还有半点专业的意思？你是修天桥呢、还是跟着民意的感觉走？再说，又是哪个市民要求工程可以舍弃质量而必得提前通行？二者，所谓下雨等“地理条件特殊”之说，难道盐田区和深圳市不在一个气候带，别的天桥不出事，唯独这里气候诡异？三者，所

谓“市民乱扔烟头”等归罪法，桥面PU胶就活该如此脆弱、抑或不能选择耐火抗击的材质？深圳的天气，是不是恶劣到了天桥没法“身强体壮”的地步；又或者深圳的市民，是不是天生都是天桥的“破坏之王”——这样的问题，估计问出来都是个冷幽默。在相关部门的反思里，唯独没有施工质量的份额，即便不存在“转包”现象，缝缝补补得如此“勤快”，莫非修补一座天桥比神八天宫对接还有技术难度？

天桥不是架设在天上，板子却打在天气身上——实在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当然，天气属于流行的“不可抗力”，说天气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与人为因素无关，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上天够“大牌”了吧，还不够你堵上嘴巴？天桥修成豆腐渣，怪天气不给力，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去年11月17日，河南郑州曾因自来水管爆裂遭遇近二十年来最大面积的停水，时隔5天之后，郑州市东风路再次发生水管爆裂，据说也是因为“该死的天气”；桥塌人亡怪天气，景区滑道事故怪天气，高速路毁还是怪天气……“天气”是个最憋屈的孩子，因为你怪就怪了，它也无话可说。尽管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但人祸或者天灾，在糊里糊涂的制度面前，永远是个可资潜规则的谜语。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古人做事情是很知道研究天气的，为什么我们的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在打桩立项的时候，却总是要“忽略”了天气因素呢？难不成这本身就是一道屡试不爽的“免死金牌”，只要马脚藏得好、是非臧否“天”知道？

### @网络微评@

◎温国鹏：深圳方面说天桥出现质量问题不是人祸，是天然，民众都笑了，原来我们都冤枉人家了，老天爷才是罪魁祸首呢。不过，这话深圳官方自己信吗？

◎钱江：说实话，民众都替老天爷冤得慌，闭门家中坐，祸从官员嘴中来，无缘无故就成了官方敷衍舆论的“替罪羊”。这可是价值160万元的工程，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失职的责任官员不愿意背，难道这样的“黑锅”老天爷就背

得起了？

◎堂吉伟德：前不久，武汉卓尔立交桥通车仅一年桥面现玩洞，武汉城投集团称，受天气影响，桥面容易出现裂缝，桥体安全性不存在质量问题；云南新三公路，试通车第二天即发生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伤。专家称未发现质量问题，属强降雨诱发的自然灾害……建筑领域中，天气已经成为万能的“临时工”，桥垮了，路烂了，地陷了，楼塌了，都是天气所致。

## 公民发言

### 不一般的生日 不一般的“生态”

□陈一舟

据新华网报道，10月30日，网友“鹤乡人”在江苏射阳县当地论坛发帖称，他看到有人包下当地影城为一位小朋友庆祝生日。帖子图片显示，射阳县宣传部还送来了条幅祝贺。当地宣传部两科室声称宣传部没有授意，条幅是广告公司私自印刷的。

按照常理，县委宣传部为一个孩子送庆贺生日条幅的可能性并不大——退一步讲，作为公权力机构，纵然要“祝贺”私人生日，也不必选择这么张扬的方式。卷入这起“网络热事”的当地部门，可用“虚惊一场”来作结语。

但在我看来，条幅是不是宣传部送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联系到孩子家长“从事传媒”的职业身份，以及电视台录像、地产商送礼、场面盛大等各种外在标签，“真相”其实呼之欲出了。这即便不是什么金钱与权力合谋的产物，也一定是打着孩子生日的名义，行家长财富社交之实。过生日的是一个孩子，但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与孩子的世界无关。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不一般的小朋友过了一个不一般的生日，不如说是一个不一般的富人运作了一次不一般的活动，从而折射出一种不一般的生态。

切入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财富力量的强大辐射力下，富人的私生活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越来越占用和消耗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某些富家子的婚礼上，明星大腕光临捧场客串主持甚至是警车开道的事儿都不鲜见，电视台的摄影师出现在生日宴上、县委宣传部的态度暧昧也就没有啥好大惊小怪的。

不管社会怎么颇有微词，这种“不一般的生态”还是依旧——富人们的生活轨迹还是仍然会沿着大量消费财富以获取更高级资源的轨迹继续下去，每一根欲望的神经，都有市场来密切关注热烈迎合，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富人和普通人各有各的活法，原本各不相干互不矛盾。社会之所以越来越关注富人的私生活，稍有风吹草动便无比敏感，无疑源于群体性的权利焦虑：公权力会不会因为媚富而失去控制，社会资源会不会因为媚富而过度透支？

茅于軾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富人们不会担心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各种需求被逐利的市场熨烫得舒舒服服——既然市场以富人中心，穷人的生存风险和普通人的安全感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是“不一般的孩子”会一次次诱发和加剧社会性的猜忌和不公平感。